

梁明江 著

海南方言说要

海南出版社

(修订本)

海南方言说要

梁明江 著

敬請

張嘉星老師惠正

梁明江
十三年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3 号

海南方言说要

梁明江 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海南大学激光排印厂印刷

海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 字数 100 千

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0590—968—7/H.3

定价:8.00 元

序

刘名启

我国的方言研究,自西汉杨雄的《方言》开始,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两千多年来,抗世骏的《续方言》、张慎仪的《蜀方言》、翟灏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章炳麟的《新方言》、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罗常培的《厦门音系》和《临川音系》、丁声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戴震的《方言疏证》、钱绎的《方言笺疏》、周祖谟的《方言校笺》、卢文弨的《重校方言》等先后问世,使之形成一门完整的学科。特别是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运用现代语言研究的方法,比较全面的系统描写了吴语的语音系统,并和古音、国音作了比较,为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开拓了新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方言研究得到迅速发展。1979年《方言》季刊创办,尔后,汉语方言学会成立,更是把汉语方言研究推进一个崭新的阶段。除了袁家骅的《汉语方言概要》、李荣的《分地方言词典》等一大批力作的出版发行外,仅在《方言》季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有521篇。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汉语方言做了描写和分析,为繁荣我国的语言研究学科和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海南省是一个语言资源极其丰富的省份。现行的语

言除了普通话外,还有海南话、黎话、儋州话、临高话、军话、迈话、佳话、回辉话、苗话。但是,海南方言研究起步较晚。1960年前,只有詹伯慧的《万宁方言概述》和梁猷刚的《海南岛海口方言中的吸气音》2篇。1960年广东省教育行政部门公布了《海南话拼音方案》,海南方言的研究才真正起步。尽管如此,成果却不少。据我所知,三十年来,由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就有三本:云惟利的《海南方言》、梁猷刚的《海南音字典》、王肃强和李强的《海南话、普通话、英语常用口语对照 888 句》。由报刊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有 19 篇。其中,由《方言》季刊发表的有 9 篇:梁猷刚的《琼州方言训读字》《广东省海南岛方言的分类》《海南省琼文话与闽语的关系》《海南岛文昌方言音系》、吴英俊的《海南省儋州方言单音字表》、冯成豹的《海南省板桥话的语音特点》、张光宇的《海口方言的声母》、黄谷甘的《海南省三亚市汉语方言的分布》、陈鸿迈的《琼州方言训读字补》;由《中国语文》杂志发表的有 4 篇:梁猷刚的《古阳声韵入声韵海南府城今读阴声韵初探》、黄谷甘和李如龙的《海南岛的迈话——一种混合型方言》、梁明江的《海南话形容词 AAB 式结构的特点》;发表在《语言研究》上的 2 篇:陈鸿迈的《海口方言的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梁敏的《临高话简介》;发表在高校学报上的 3 篇:黄谷甘的《从声母读音的特点看文昌话由上古汉语派生的时间》、陈波的《海南语言的分区》、黄谷甘冯成豹的《文昌方言两字组的连续音变》;发表在《百科知识》杂志上的 1 篇:陈鸿迈的《海南岛的语言》。这些论著,既有对海南方

言进行研究的理论专著,也有供外籍人士学习海南方言的工具书,而且不乏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之作。例如,我的老师梁猷刚教授的几篇文章和字典,就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现在,梁明江的《海南方言说要》的出版,在海南方言研究这块花苑里,又将增加一束鲜艳的花朵。它的出版,必将加快我省的汉语方言研究的步伐,必将增进人们对海南大特区的了解和追求。在《海南方言说要》中,作者不仅进一步完善了1960年的《海南话拼音方案》,而且对声母和韵母的发音要领做了扼要的阐述;不仅把海南方言的常用字用国际音标标出来,而且把常用词、常用短语和常用单句也用国际音标加以标示;不仅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描写了海南方言,而且把它同普通话加以比较,归纳出海南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点;不仅考虑到便于学者研究海南方言的需要,也考虑到便于一般的外籍人士学习海南方言的需要。总之,《海南方言说要》是以其学术性和实用性并重的独特风格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我相信,它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海南的汉语方言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面对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形势,它显然是步履缓慢了。我衷心地希望致力于海南汉语方言研究的同志们,在海南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锲而不舍,继续努力,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海南走向世界做出贡献。

1993年11月1日于海口

序

柴春华

梁明江同志的《海南方言说要》出版了,真是令人高兴,可喜可贺!

刘名启副省长为之写了“序”,本来我不打算再说什么了,但是当我读了刘副省长既高屋见瓴,又殷切期待的话语之后,我觉得很受鼓舞,说上下面几点意思。一则表示对明江同志的祝贺,二则感谢刘副省长对我省语言研究工作的重视和关怀。

首先,关于本书和海南方言研究的地位。

我很敬佩刘副省长把它放在汉语方言史和海南方言研究的关系这样高度来认识。认识到汉语方言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文化奉献,说明中国人在人类方言研究轨迹中有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连类而及到海南方言研究的现状或发展上来评估明江同志的《海南方言说要》这本书,恰恰说明:从汉语方言史的角度去看,它是“历史的需要”;从海南方言研究的现实来看,它又是“时代的宠儿”。

其次,关于本书和海南方言研究的意义。

记得我在 1990 年元月海南社科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发言中,呼吁开发研究海南岛这块比金子还贵重、蕴藏极其丰富的方言宝库,受到了与会领导和专家们的重视。我

在发言中说：海内外的中国语言学家在这方面做出的大量成绩姑且不去提了，（刘副省长的“序”中对此做了非常详尽的介绍。）而有位日本汉学家桥本万太郎先生不辞万里，在生活条件极其不便的情况下，先后四次来到海南，写出《文昌方言》、《临高方言》、《海南崖县回辉话》三本著作，因而积劳成疾，不幸逝世。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特别值得我们在海南的语言工作者学习和效法。1989年五月，海南省中国语言学会成立，我们特意请来青年时期就为海南方言研究做过奉献的我国著名方言学家詹伯慧先生担任本会首席顾问，并请他做了一个有关海南方言的报告。我在开幕词中也阐述了研究和开发海南方言的意义，指出：“语言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海南的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在科研规划中把海南方言研究放在重要的地位，号召全省一百多位会员、特别是海南籍的会员为此做出贡献。1991年底学会的第一届年会上，有14位同志提交了有关海南方言的文章，我们特意在评奖上做了向方言研究和普通话方面的倾斜。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对海南方言研究上期待着出现一个有突破性的进展，拿出一份有分量的著作来！现在，明江同志的《海南方言说要》出版了，这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啊！足以说明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关于本书的名称。

明江同志在写书的过程中，为它考虑过几个名称：先是《海南方言研究》，后为《海南方言手册》，再后是《海南话音系》。这三个名称我个人均表示过可用，但是从提

交印刷的本书的基本内容来看,以上三个名称均不太合适,但这并不说明作者考虑问题草率,恰恰相反,说明明江同志的认真。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叫它《研究》,一定要有比较翔实的内容;叫它《手册》,给人做工具书便于查阅的印象,叫它《音系》,它又超越了语音学的范畴,在第三章“海南方言的特点”中除了“语音特点”之外,还有“词汇特点”和“语法特点”。因此,我跟明江商量,建议叫它《海南方言说要》。说它“说”,表明带有研究、说理的学术意义;名为“要”,是说海南方言中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很广,这里只抓住几个“要领”之处;除了海南话的声、韵、调语音系统之外,还撰述了海南方言的特点、海南方言常用字总表、海南方言常用词举要、海南方言常用单句举要等。

第四,关于海南方言的代表问题。

明江同志在书中明确指出:“以琼海方言作为基础”,因为“从语言的语音、词汇方面来看,琼海方言似乎更具代表性,更能显现海南方言的特点,也更易于学习”。我认为这种大胆争鸣、勇于提出人之未提的观点是值得称道的,是学术价值的主要体现。正如明江同志在“绪论”中所说的:“在海南方言几个分支语,历来以琼文方言作为海南方言的代表”,因此,我希望明江同志在提出异议之后能引来“百家争鸣”。这里我从一点事实中提请注意,在一次会上,华东地区两位研究方言的著名专家争论吴语区的代表问题,一位说:“吴语、吴语,顾名思义,当然以吴县为代表”,另一位却反唇相讥,主张以上海为代表。

二位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见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做了个“和事老”,说:“二位别争了,历史上以吴县为代表绝无争论,现在上海名大、气粗,你的吴县就让位吧。”大家一笑了之。但是必须指出:现在的专门研究、大学教材或工具书中均把吴语区的代表定为上海。我不敢断言:海口话是否能作为海南方言的代表呢?请专家们指教。

最后,给明江同志提点希望:原计划书中还有海南方言的词汇、海南方言的语法、海南方言研究等章,而《说要》中均予以简化或写成急就篇,或许这些问题比语音更复杂、更具学术性,愿明江同志再接再厉,写出更宏大的篇章来。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

于康复中心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	(1)
第二章	海南方言的声、韵、调	(7)
一、	海南方言的声母及其发音要领	(7)
二、	海南方言的韵母及其发音要领	(12)
三、	海南方言的声调及其符号	(14)
四、	海南方言声韵配合总表	(15)
第三章	海南方言的特点	(30)
一、	语音特点	(30)
二、	词汇特点	(34)
三、	语法特点	(38)
第四章	海南方言常用字总表	(43)
第五章	海南方言常用词举要	(75)
一、	名 词	(75)
二、	数 词	(87)
三、	形容词	(87)
四、	代 词	(89)
五、	副 词	(90)
第六章	海南方言常用单句举要	(91)
一、	打招呼	(91)

二、	询问及回答	(91)
三、	祈使句	(94)
四、	陈述句	(95)
五、	感叹句	(95)
六、	“把”字句和“被”字句	(96)
七、	连动句和兼语句	(96)
第七章	海南方言白读音与训读音	(98)
一、	海南方言的白读音与训读音	
	对比举例	(98)
二、	海南方言文读课文举例.....	(110)
三、	海南方言白读、训读课文举例	(114)
附 录		
一、	海南话拼音方案	
	(1960年9月广东教育行政部门公布)	
		(116)
二、	海南方言拼音说明	
	(梁猷刚主编《海南音字典》).....	(118)
后 记		(121)

第一章 概 论

海南岛是一个移民岛。自最早的移民——百越人登上海南岛,四千多年来,由于移民众多,成分复杂,加上海南孤悬海外,远离中原,以及优越的生存条件等诸多因素,形成了各地居民保留乡音,从而出现了独特的方言岛和多种语种并存的语言分布格局。

到目前为止,全岛 743 万人口中,除了全岛通行的普通话外,还有 15 种语种,分属汉藏、南岛两大语系和汉、壮侗、苗瑶、印尼四大语族。在汉藏语系中,属汉语族的有海南话、儋州语、迈话、蛋家话、军话、侬话,属壮侗语族的有黎语中的侬方言、杞方言、本地方言、美孚方言、加茂方言、村话、临高话,属苗瑶语族的有海南苗语;在南岛语系中,属印尼语族的有回辉话。

海南话属汉藏语系汉语闽方言系统,与福建省的闽南话、台湾省的闽南话、广东省的潮州话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海南话是海南岛使用人数仅次于普通话的一个语种。其分布遍及全岛,在东南亚一带也有一定地位。

儋州话属汉藏语系汉语粤方言系统,在海南,又称乡话、村话。其使用人数仅次于海南话。分布地域为儋州市除东南角和几个小镇外的大部分地区,昌江县北部沿海的南罗、海尾一带和县城石碌镇西缘的一小部分地区,白沙县北部与儋州市交界的村落,东方、乐东、琼中、三亚

的个别村落。粗略分,儋州话可分为东片和西片。东片指海头(不包括海头)以东的儋州话,西片指昌江、南罗、海尾及儋州海头的儋州话。儋州话素以儋州市的新州话为代表。

迈话属汉藏语系汉语粤方言系统。其分布地域为:三亚市崖城镇的城东,拱北水南村一半及羊栏镇的羊栏、妙林村。

查家话属汉藏语系汉语粤方言系统,与广州话很接近,又名艇家话,船上话。其分布地域为:三亚市的榆港、南海及藤桥渔业村,海口市的捕捞新村,捕捞旧村和白沙门下村,陵水的新村港,昌江的昌化港。

军话属汉藏语系汉语北方方言系统,又名东坡话、中和话。其分布地域为:儋州市的那大镇的一部分,中和镇、王五镇和长坡镇,东方市八所镇的一部分、罗带乡的绝大部分、三家乡的一部分。军话按语音特点可分为崖城、儋州、昌感片三个片,素以中和话为代表。

侬话属汉藏语系汉语客家方言系统,又名艾话,以“我”的谐音是名。操侬话的居民大都是清代乾嘉以后从梅县一带迁来的,其语音基本上保留着客家话的特点。其分布地域为:儋州市的南丰镇、兰洋镇和那大镇的一小部分,琼中县中平镇的一部分,三亚、陵水、临高的个别村落。

俅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又名夏话、霞话。俅方言在黎语区分布最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俅方言的地域分布为:乐东县沿海地带外的大部分地区,三亚市除南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东方市的东部,昌江县的中部

和南部,保亭、陵水、白沙的外围地区,万宁市西南角。按语音特点分,俚方言可分为保定、中沙、黑土三个片。

杞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是海南黎语区的第二大方言。其分布地域为:保亭县的西北部,通什市的市郊,琼中县的东部、南部、西部和西北部,昌江县和东方市东南角,万宁市三更罗一带。按语音特点分,杞方言可分为通什、埚对、保城三个片。

美孚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其分布地域为:东方市的东部、昌江县城郊的水头村、保平乡、乌烈镇的一些村落。

本地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其分布地域为:白沙县中部、东部、南部及西部少数村落。按语音特点可分为白沙、元门两片。

加茂方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又名德透话。其分布地域为:保亭县加茂镇,陵水县西北部,琼中县东方部和北部黎母岭个别村落。

临高话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又名村话、黎话、贝语等。在海南岛,临高话的使用人数仅次于儋州话。其分布地域为:临高县绝大部分地区,澄迈县福山到老城的沿海一带,海口市西郊,琼山市羊山地区(石山、永兴、十字路、龙塘、龙桥、遵潭等乡镇),儋州市那大镇、和舍镇及昌江县个别村落。按语音特点分,临高话可分为临城和琼山两大片。

海南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其分布地域为:琼中、琼海、通什、乐东、三亚、东方、昌江、白沙、陵水、

屯昌、万宁、儋州、澄迈、定安等市县的苗族聚居地。海南苗语尽管分布地域广,但各地的海南苗语差异并不大,同大陆的苗语相比,却相去极远,因此,和大陆苗语当不是同一语种。

回辉话属南岛语系印尼语族占语支,又名回语、番话。其分布地域为:三亚市羊栏镇回辉、回新村。使用人口约几千人。

对于海南诸方言的研究,在国内,最早当是詹伯慧和梁猷刚,在国外,当是日本的桥本万太郎、新加坡的云惟利。在海南诸方言的研究中,以1960年广东省教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海南话拼音方案》作为海南方言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及至1989年5月,海南省中国语言学会成立,汇集了全省的语言学专家学者,在学会成立大会上,会长柴春华向全体会员提出“开发海南语言资源,为海南语言研究作出贡献”的号召,在第一次年会上,提交的关于海南方言研究的论文就有11篇,使海南诸方言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94年4月,由海南省语言学会和广东省语言学会、香港中文大学语言研究所在海南大学邵逸夫学术活动中心联合召开《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提交的海南诸方言研究的论文有9篇,使海南诸方言研究成为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会议期间,由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詹伯慧、李如龙先生发起,召集了有柴春华、张惠英、云惟利等语言学家参加的海南方言研究专门会议,初拟了海南方言研究的方案,确定了海南方言研究的方向,使海南方言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本书所说的海南方言,实际指的是海南话。

海南方言是现代汉语中闽南方言的一个分支。通用于海南全岛和雷州半岛的徐闻、海康、遂溪县大部分地区。

海南方言可分为琼文话、海口话、定安话、琼海话、万陵话、琼南话、海北话七个小区。

琼文话,指流行于琼山县东南部、文昌县全境的海南话。

海口话,指的是海口府城地区的海南话。

定安话,指的是流行于定安、澄迈、琼山西南部的海南话。

琼海话,指的是流行于琼海县全境、文昌县南部、屯昌县东部、万宁县北部的海南话。

万陵话,指的是流行于万宁县除了北部的龙滚以外的地区和陵水县的海南话。

琼南话,指的是流行于三亚、乐东、东方、昌江、通什、保亭、白沙县一带的海南话。

海北话,指的是流行于雷州半岛的海南话。

在海南方言的几个分支语中,历来以琼文话作为海南方言的代表。我以为这是因为琼文地区是海南岛文化政治交流的中心,而且使用人数也较为众多的缘故,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从语言的语音、词汇方面来看,琼海话似乎更具代表性,更能显现海南方言的特点,也更易于学习。为此,本书是以琼海话作为基础来进行研究的。

本书对海南方言的论述,将遵循对自身的挖掘和与